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十八回 張金哥逢賈母喊冤 夏金桂遇馮淵從良

話說鳳姐問秦鍾道：「你都看了些什麼呢？」秦鍾道：「男獄裡我看見刀山上又著一個人，他才認得我，他說是周瑞的乾兒子何三，只教我救他的命，嚇得我連忙跑出來了。噯，那個女獄裡才有趣兒呢，赤條精光的女人們不知有多少，都瞧著不成拉器的。惟有西北犄角上醋缸裡泡著個女人生的很俊，見我來了就鑽到缸底裡去了，我就把膀子伸到醋缸裡頭去要摸摸他的光身子兒，他就把我的手抓住狠狠的咬了一口。這會子我的指頭兒還疼呢。」鳳姐啞道：「你這個下作的東西，人家一個婦人家，你去摸人家作什麼？咬的好，很該。」二人只顧說話，不知不覺的早走到大街上來。忽然人叢裡跑出一個女子，在賈母轎前喊冤叫屈，投遞紙狀。鳳姐忙教秦鍾前去打聽，告的是什麼事？秦鍾便跑上前去，只見賈珠下馬，到賈母轎前來接了狀子，細看了一遍，連忙揣在懷內，吩咐把這女子著人帶去，交付馮淵押管候示。秦鍾便跟了那女子去，細將原委問了一遍，嚇得喘吁吁的跑到鳳姐的轎前，低聲說道：「二孀娘，那個女孩子告的才是你呢。」鳳姐道：「胡說，我又不認得他是誰，他告我做什麼呢？」秦鍾道：「那年咱們給我姐姐送殯，女孩子交給馮書辦去了。」鳳姐因恐轎夫聽著不雅，便不好再往下問，坐在轎裡也無心觀看路景，心裡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。

不多一時，回到衙門，一直抬到二堂落轎。賈母、鳳姐方才下轎，早見賈夫人、鴛鴦迎了出來。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來了將近一年，總也沒得出去逛逛。本來此處也沒有什麼可逛之處，大半都是些兇神惡鬼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逛什麼呢，沒的教人怪害怕的。」賈夫人見鳳姐面如金紙，忙問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怎麼了？臉上的顏色很不好，想是在城外受了風寒了罷？」

鳳姐道：「我只覺得心口裡怪疼的。」賈母也把鳳姐一看，便道：「今兒天氣和暖，未必是受了風寒，想是瞧見那些地獄裡受罪的人，驚嚇著了。快到你屋裡，別脫衣裳躺一會子去罷，蓋的暖暖兒的。」說著，大家進了上房，換了衣裳。賈母與賈夫人講些地獄裡的故事並賈瑞、趙姨娘哀求之事。

鳳姐早已拉了鴛鴦到臥室裡來，拉著鴛鴦的手，流淚道：

「鴛鴦姐姐，你要想個方兒救我一救才好。」鴛鴦大驚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怎麼了，怎麼說起這個話來了。」鳳姐低聲說道：

「好姐姐，你悄著些兒，等我告訴你。那一年，我給小蓉大奶奶送殯，不是帶著寶玉、秦鍾在饅頭庵住過兩天麼，那時老姑子和我商量著，乾了一件沒天理的事兒。有一個財主家姓張，他有個女孩兒名叫金哥，原許聘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兒子。後來長安府知府的小舅子李衙內看見金哥美貌，也要聘了為妻。這個守備家不依，打了官司。因我們家和雲節度家是親戚，老姑子求我和雲節度處說了，硬硬派著守備家退了親。誰知道這個女孩子守志不從，自縊而死。守備的兒子聽見金哥尋了死，他也就投河死了。我自從作了這件事，活一日懸著一日的心，如今剛才放了心，誰知道才剛兒大街上有一個女孩子拉了老太太的轎子喊冤告狀，我聽見秦鍾說就是張家的女孩子。告的就是我。我想這件事若教姑老爺知道了，我這個臉可放在那裡呢。」

方才秦鍾說，狀子大爺揣在懷裡了，把那女孩子交給馮書辦帶了去了。好姐姐，你趁著這個空兒，快到大爺屋裡去，就說我求大哥哥好歹想個法兒，把這件事私下了結了才好，千萬莫教姑老爺知道。就是要用銀子我這裡也有，若能夠保全了我的臉面，這就是保全了咱們買家的臉面了。好姐姐，你就快去罷。」

鴛鴦大驚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怎麼連這些事都包攬起來了。」

虧了姑老爺是咱們的親戚，若是別的衙門告了，這還了得？這件事若是在陽間犯了出來，只怕連二爺還帶累在裡頭呢。」鳳姐發急道：「好姐姐，這會子你還說這些個做什麼呢？快些去罷，過會子大爺出去了，就難辦了。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，你且別慌，我想大爺他也是個聰明人，他難道就不顧咱們家的臉面麼？再者，這件事也先得告訴老太太一聲兒，別要先對姑太太說出有人攔轎喊冤的話來才好。等我先把老太太請進來，說明了緣故，我再去向大爺說去。不然你是個小孀子，我是個大丫頭，私自往大爺屋裡去做什麼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你說的也很是，就這麼著，快著些兒罷。我心裡這會子也不知道是怎麼了？」

鴛鴦連忙出來看時，只見賈母獨自個坐在炕上喝茶。賈夫人在那邊看著司棋開箱子，像找什麼東西的似的。鴛鴦便向賈母使了個眼色，賈母會了意，便站起身來道：「鳳丫頭這會子可好些了沒有？我也瞧瞧他去呢。」說著，便扶了鴛鴦走進屋去。鳳姐見了賈母，雖覺害臊卻也無可奈何，只得連哭帶訴的把告狀的事，原原委委的說了一遍。賈母也嚇得呆了半晌，道：

「你這個猴兒精，前兒家裡抄家的事裡頭也有你，今兒這裡又被人家告了。噯，小人兒家聰明過餘了，也不是好事。鴛鴦，你快去找著你大爺，就說我的話，買家的臉面要緊，教他把這件事私下了結了罷。要用銀子，我這裡也有，只別教姑老爺知道就是了。虧了這件事我還沒告訴你姑太太呢。」鴛鴦答應了，自去了。

鳳姐被賈母說了幾句，低了頭無言可對，那眼淚珠兒一雙一雙的往下亂滾。賈母看著，反又過意不去，心疼起來，道：

「我的兒，你別害怕。你大哥哥也是個妥當懂事的，這點子小事斷沒有辦不來的。況且，就當姑老爺知道了，也是稀鬆的事。」說著，只見賈夫人進來道：「二奶奶，你這會子可好些兒麼？我給你找了一九子藥來，燙了些黃酒，你吃了可就好了。」

「後面司棋果然提著一壺暖酒，鳳姐不敢推辭，只得接來吃了，暫且不題。」

再說鴛鴦一直來到賈珠屋裡，只見賈珠盤膝坐在炕上，手裡拿著那張狀子在那裡反覆觀看，看見鴛鴦進來，忙放下，欠起身來笑道：「鴛鴦姐姐，稀客呀，有什麼事情來了？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差了我來，教告訴大爺說，才剛兒告狀的那女孩子告的是二奶奶，如今二奶奶嚇的什麼似的。老太太教大爺費點心，給他們私下撕開罷了，別教姑老爺知道了，不但關乎二奶奶一個人的臉，連咱們買家的臉面就全丟了。」賈珠把桌子一拍，道：「怎麼你二奶奶一個年輕的少婦，就這麼膽大？難道當日給蓉哥兒媳婦送殯，再沒咱們的個正經人，就由著你二奶奶胡行亂作的麼？」鴛鴦道：「那年蓉大奶奶死了，是珍大爺求了太太們，把二奶奶請過去協理家務的。所以送殯的時候，老輩子的太太、奶奶們都到鐵檻寺就都各自回家去了。」

只有二奶奶帶著寶玉、秦鍾兩個人，在饅頭庵住了兩天，誰知道就弄出這件事來了。想來二奶奶也斷不是給人家白效勞的，自必裡頭圖了人家的什麼便宜了。」賈珠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人家狀子上寫的明白，受了人家三千兩銀子，逼死了兩條人命。」

難道你二奶奶作這些事，你二爺也不管一管兒？」鴛鴦笑道：

「二爺還能夠管二奶奶，他連他自己的攤子還拾掇不過來呢。」

只要有了銀子，由著性兒亂花罷了。」賈珠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也罷，你告訴老太太和你二奶奶，教他們放心罷。我就親自去找馮書辦，我們商量個主意辦去就是了。大約總要花幾兩銀子才能妥當呢。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也說來，銀子任憑大爺酌量著使就是了，只要不丟臉就好。老太太還等回信兒呢，我就去了。」說著，便進去了。

賈珠又把狀子看了一遍，仍復揣在懷內，登上靴子，戴了個便帽兒，走上大堂，叫過潘又安來，吩咐道：「我到外邊走走，老爺要問我，就說老太太差我買綢緞去了。」潘又安道：

「大爺坐車去，還是騎馬去呢？」賈珠道：「一概不用，步行逛逛，並不遠去。少刻老爺面前，不必說才剛兒老太太回來路上有人告狀的話。」潘又安忙答應了一個「是」。賈珠遂帶了一個小廝，從角門步行出去。

原來馮淵的寓所，就在衙門後街。時常馮淵請賈珠到寓所小飲閒談，所以賈珠也不用人引路，一直走到馮淵寓所的門首。

小廝上前把門敲了兩下，只聽裡面出來了一個小廝，開了門一見賈珠，便跑了進去，嚷道：「大老爺來了。」賈珠剛到院門，只見馮淵春風滿面的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大爺今兒勞乏了半天，還是這麼高興。」賈珠道：「我有件要緊的事，特意找你來了。」

「馮淵笑道：「大爺的事我猜著了，必是為攔輿告狀的事。」

賈珠道：「你既然猜著了，這件事更好辦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秦鍾從屋裡笑著跑了出來道：「好呀，大叔也道喜來了。」賈珠進了屋裡，問秦鍾道：「你多早晚兒跑了來的，老馮有什麼喜事？」馮淵笑道：「大爺別聽他的瞎話。」

秦鍾道：「罷喲，大叔又不是什麼外人，你怎麼瞞他老人家做什麼呢？」說著，便向賈珠努嘴兒。賈珠向炕上一看，只見擺著一桌酒席。秦鍾笑著，又向書櫥背後努嘴兒。賈珠果然走到書櫥後一看，只見一個青年很俊的婦人在那裡含羞而坐，見了賈珠連忙站了起來。賈珠哈哈大笑道：「老馮，你怎麼幹起這個勾當來了。」馮淵笑著拉了賈珠的手，道：「大爺，你先過來，咱們且把正經事商量妥了。等我慢慢兒的再告訴你這喜事的緣故。」賈珠聽說，就走了過來，大家坐定，小廝捧了茶船兒上來。

賈珠笑向馮淵道：「才剛喊冤的女孩子，押在那裡去了？」

馮淵道：「發給女禁子押到班房裡去了。我只略問了他幾句，他說被人打破婚姻，夫婦雙亡的事。」賈珠道：「狀子在我這裡，他告的就是我們舍弟婦。當日我們這舍弟婦原和雲節度家是老親，所以張家才求我們弟婦向雲大人處說了，派壓著這守備家退親。那時我們弟婦年幼無知，就應承了他家的情面了。」

這會子，若是稟明了老爺，當堂審斷，必致舍弟婦要到案對詞，有礙寒舍的臉面。所以我特來給你商量，私下和息了，大家都光彩。你看著這件事怎麼樣呢？」馮淵道：「這件事也還容易辦。我的意思，先把那女孩子帶來，我們和他講講，給他幾兩銀子安家。他若依了，倘若他不依，我們再另設法兒好不好呢？」賈珠道：「就是這麼著，很好。」馮淵便叫小廝過來，傳喚女禁子把張金哥立刻帶來。小廝答應去了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女禁子把張金哥帶了進來。馮淵便取了一個坐褥鋪在台階上，給他坐下。賈珠便問他家鄉籍貫，並告狀的原委。張金哥一一的哭訴了一遍。賈珠道：「我因為要給你們和解這案事，所以請你過來和你商量。這會子你所告的人，情願把頭裡得過你家的三千兩銀子拿出來給你安家，兩下裡和息了好不好呢？我想你也是大家子的姑娘，出頭露面的當堂審問口供，也覺不雅，萬一說錯了話，王法無情，不是上拶子就是打板子，都是論不定的事呢。」秦鍾在旁插嘴道：「張姑娘，我告訴你那拶子的拶手指頭兒，板子是打屁股的，你這麼嬌嬌嫩嫩的，怎麼受得起呢？」馮淵道：「你莫在裡頭胡攪。張姑娘，我和你說正經話，這一位就是賈府裡的珠大爺，你告的就是他的弟婦，都是我們衙門裡大人的至親。俗語說的好，『是親三分向』，你必要到堂上去，只怕不能打上風官司，依我說私和了，又得銀子又不吃虧，豈不好呢？」

張金哥道：「這位就是賈府裡的大爺麼，你們家原是國家的勳戚，還希圖人家的銀子，害的我好苦啊！如今雖說還我三千兩銀子給我安家，我又找不著我丈夫在那裡，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怎麼過日子呢？」秦鍾笑道：「你原來是找你丈夫的，你看我不是？」賈珠忙喝道：「又胡說了。」因道：「你既這麼樣說，也容易辦的，你丈夫可叫什麼名字？」張金哥道：

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？」賈珠道：「可姓什麼呢？」金哥道：「敢是姓崔罷。」賈珠道：「怎麼連自己丈夫的姓都不知道嗎？這麼看來，這張狀子多半是謊的了。」金哥發急道：

「人家一個女孩兒家，怎麼好意思打聽丈夫的名姓呢？」賈珠笑道：「既不好意思打聽，怎麼又知道敢是姓崔呢？」金哥道：

「當日他家下聘的時候，我哥哥就和我噉著玩兒，我就急了，狠狠的啐了他一口。我哥哥說：『呸，你婆婆家姓崔。』我這才知道的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馮淵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更容易了。但凡姓崔的，他父親做過守備的，就是你的丈夫了。」金哥道：「你們不用混我，我認得他的模樣兒。」賈珠笑道：「姓名都不知道，怎麼又認得模樣兒呢？」金哥道：「當日我母親要相看他，把他請進臥房裡來坐著，我是從窗戶眼裡看見了的。」說的大家又笑了。

馮淵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我們明兒就給你訪查這個人。若真是你丈夫了，你可不許反悔的。」金哥道：「你們如果找出他來，我都依你們就是了。」馮淵道：「既這麼樣，女禁子過來，把張姑娘的鎖子開了，送到官媒王媽媽家住去，教他三茶六飯好生供給，不可怠慢。使了幾兩銀子，教他到我這裡來領。你們就去罷。」女禁子便給他開了鎖，手拉手兒兩個去了。

賈珠向馮淵笑道：「公事畢了，該你說你的私事了。」馮淵也笑道：「前兒我偶到青樓一逛，遇見這個女子。他前生本是良家的子女，因素性好淫，所以死後罰入青樓為妓。因琵琶弦索還沒習熟，故此還沒接客。我因愛他生得很俊，所以接他來家要買來做妾，他倒也願意。只是他乃官妓，也須得回明老爺，冊上除名，方才妥當。我正和秦鯨卿商議，要求求大爺，不承望大爺來的這麼湊巧。過來把酒席換了，請新姑娘出來給大爺手奉一杯。」小廝答應，忙把殘席撤去，換上新鮮肴果。

馮淵便讓賈珠上坐，自己和秦鍾對面相陪。秦鍾便叫道：「夏姑娘，快出來罷，不用裝腔了。」

說著，只聞一陣香風，早見一個美人兒自櫥後出來。馮淵指著賈珠道：「這是大人的少爺，快些過來拜見。」那婦人向上輕輕的福了兩福，剛要下跪，賈珠站了起來，攔道：「只行常禮罷。」那婦人只得又福了兩福，便拿起酒壺來，每人斟了一巡，這才挨著馮淵坐下。小廝點上燭來，賈珠在燭下細把那婦人一看，果有八九分姿色，乃笑問道：「姑娘貴姓？」那婦人低聲笑道：「姓夏。」賈珠又問：「芳名？」那婦人道：「賤名金桂。」賈珠又笑問道：「生前可有丈夫沒有？」那婦人面紅過耳，低聲道：「沒有。」秦鍾道：「怪道說你生前好淫，原來是沒有丈夫的，只好打野食吃罷了。可惜咱們兩個人，生前怎麼沒會過呢？」

原來這婦人，就是薛蟠的妻子夏金桂。因施毒暗香香菱，誤了自己的性命。閻王因他生前好淫，罰他在青樓為妓。一日偶與馮淵相遇，彼此都動了個愛慕之情。馮淵因青樓往來不便，所以接到家中，欲買來做妾的。金桂聽見馮淵說賈珠是本官的少爺，並不知他就是薛蟠的表兄，今見賈珠問他丈夫，不好意思說出口來，只得含糊答應說：「沒有。」

賈珠見他風情流蕩，眉目動人，也覺情不自禁，乃笑問道：

「你會唱麼？」夏金桂不覺紅了臉道：「初到未久，尚未學唱。」

賈珠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這麼一個聰明人兒，難道就連一兩個曲兒都沒學會嗎？」夏金桂笑道：「學了一個多月，才會了兩個曲兒，就是在人面前臊的唱不出來呢。」賈珠便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好呀，你會那兩個曲兒？唱給我聽聽呢。」夏金桂道：「一個是『解不開的連環扣』，一個是『好難熬的春三月』。」賈珠也斜著眼兒，搖頭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這兩個曲兒我都不愛聽，我只愛聽的是『風兒刮』，你會不會？」夏金桂把臉一紅，低下頭去拈弄衣帶。秦鍾拍手笑道：「馮大哥，你聽大爺教他唱個『風兒刮』呢。我且聽他會叫阿媽不會？還要嬌聲嫩氣的，叫的親親兒的才好聽呢。」

馮淵見他二人更番戲謔，忙攔著笑道：「今兒天也晚了，小寓就在衙門身後，若彈起弦索琵琶來，恐怕裡頭聽見了，問出來不好回答。大爺既然高興賞臉，我明兒備個小東，在城外望湖亭上，再叫幾個會彈唱的，索性熱鬧上一天。明兒衙門裡也沒什麼公事，就請秦兄弟做陪。將來還要仰仗大爺給我成全這事呢，拿壺來敬大爺一杯。」賈珠哈哈大笑道：「老馮急了，吃起醋來了。我那裡就肯奪人之所愛呢？既然你明兒請我，我這會子也還有事，便暫且告別，讓你們好好兒的樂一夜罷。秦鯨卿，你也跟了我回去罷。」秦鍾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讓我在這兒多喝兩杯酒，我還要看著把他們兩個人送入洞房，看著他們脫了衣裳進了被窩，我才回去呢。」賈珠也笑道：「小猴兒精，你怎麼這麼涎臉，定要瞧個活春宮兒你才罷呢？」因向夏金桂笑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好生招架著他罷。」說的夏金桂紅了臉，低頭不語，大家一齊大笑。賈珠走出屋去，秦鍾、馮淵二人一直送出大門，垂手蝦腰而別。

賈珠回到衙門，林如海適值崔判官招飲，尚未回署。賈珠一直到了上房，只見賈夫人因等林如海，在炕上和衣假寐。賈珠向丫頭們擺擺手兒，便一直到後面賈母屋裡。賈母尚在未寢，正和鴛鴦談論張家女孩子告狀的事，見賈珠進來，不勝歡喜，忙問「事情妥當了麼？」賈珠便挨在賈母的身旁，屈膝坐下，低聲道：「妥是妥當了的，就是這位守備的兒子沒有下落，又不知他的名字叫什麼？若找著了他，張家的女孩子一概全依。」

若找不出這個人來，倒有些兒磨嘴。他說他是女孩兒家，沒了丈夫，孤身獨自個怎麼過日子呢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個小蹄子，

倒有這麼些累贅，定然要個小女婿子，這可就難了。」賈珠道：

「我們明兒和馮書辦商量，另想法兒辦就是了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如今這件事情，且把今兒來的槓箱打開，打算出三千兩銀子來，交給你辦去，別的事情，咱們一概不管了。」

「賈珠笑著站了起來，道：「老太太只管放心罷，銀子原是重頭兒，既是你老人家肯拿出銀子來，別的事也就好辦了。天下也沒過不去的河，我們明兒只應許下給他找人，也就完了。」

賈母滿心歡喜，正欲開言，忽聽前邊打點開門，知道是林如海回來了。賈珠便連忙迎了出去，剛到上房，林如海已進來了。

賈珠又與林如海說了一會子閒話，這才回到自己房中，上牀安歇，在枕上翻覆尋思，不能成寐，到了五更，方才睡去，直睡到次日日上三竿，方醒。起來穿衣甫畢，只見秦鍾笑嘻嘻的跑了進來，道：「大叔恭喜，恭喜。張家女孩子的丈夫有了下落了。」賈珠驚喜道：「你在那裡得的信兒？」秦鍾笑道：

「昨兒晚上，我並沒回家，就在老馮家鬧了他一夜。我們送了大叔回家之後，就大碗家鬧起酒來了，把老馮灌了個爛醉，進了臥房扒在枕頭上動也動彈不得了。我正要給他們那一口子解鈕子，誰知道老馮才是個老奸巨猾呢，他伏著枕頭叫道：『秦兄弟，外間屋裡書架子上，有一部十錦春宮冊頁，你給我拿了來，待我揀一出子好的，好照個樣兒』。我就信以為真，剛跨出他的門檻兒，只聽裡頭『咯噠』的一聲兒，把門插了個結實。」

「賈珠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個猴兒崽子，也太涎臉了。」秦鍾笑道：「他們把我誑了出來，我那裡就肯饒他們呢？我就把他們外間放的一張小竹牀兒，挪在挨他們睡覺的板壁背後，躺在上頭，聽見他們在裡頭唧噥，我就在外頭咳嗽，直鬧到雞都叫了，我這才打了個盹兒。今兒一早，老馮起來一開房門就找我，我只當他要撕打我呢，把我嚇的就要跑。他反倒把我叫住，教我快回來告訴大叔，說張金哥的丈夫，他們那一口子才知道，也認得呢。」賈珠大喜道：「這也奇怪了，他怎麼又能知道呢？」秦鍾道：「老馮說昨兒晚上，他們在被窩裡提起咱們審問張家女孩子的事來。他們那一口子說，他在青樓的時候，曾遇見過一個年輕的公子名喚崔子虛，他父親做過守備的，給他定的媳婦是個財主家姓張的姑娘，因有人打破他們的婚姻，他媳婦沒過門便自縊而死。他也就義不獨生的也尋了死了。這麼看起來，不是張金哥的丈夫，可是誰呢？」賈珠忙問道：「他可知道這個人的住處麼？」要和秦鍾怎麼回答，且看下回便了。」